

■ 图片故事

冰棍儿·拐棍儿·什锦糖

□张冬雯 文/图

俗话说：上身高，下身短，不是馋，就是懒。我虽然并不符合这个条件，但仍然馋出了境界。姐姐懂事，哥哥听话。只有我，比猫还馋，用老妈的话说，就是吃了五谷想六谷，成天数着吃。

一到夏天，我就被村里那个卖冰棍儿的吸引了去，仿佛一个小铁屑被牢牢吸在吸铁石上，跟着他满村子转。看着他变戏法儿似的，把一根根充满魔力的冰棍儿，从一个盖着棉被的大木箱子里拿出来，递给把手举得最高的孩子，同时把一分的硬币接过来。拿到冰棍儿的孩子迫不及待地吧冰棍儿塞进嘴里，吸溜吸溜地吮吸起来。

那贪婪的小模样，让我打心眼儿里羡慕。揣在兜里的小手，恨不得把那枚一分的硬币攥出水来。盘算着哪会儿把它交出去，享受那根美味的冰棍儿更合算。



每次从家里出来之前，都会与家斗智斗勇地磨半天嘴皮子，才能如愿以偿地得到一分钱。一分钱一根的纯冰冰棍儿，买上一

根，一口一口舔着吃，能吃上半个小时呢。凉凉的、甜甜的，在当时那个生活条件拮据的年代，这是我为自己争来的一项福利。

老实巴交的姐姐和哥哥是没有这个待遇的。

后来，冰棍儿渐渐丧失了对我的吸引力，我这粒小铁屑摇身一变，成为另外一种美味零食——拐棍儿的追逐者。明明是入口的零食，为什么叫拐棍儿呢？因为它的形状像极了老人手里拄着的拐杖，俗称拐棍儿。不但形状很像，就连长短粗细都一般无二，只是颜色和硬度不同。因其口感酥脆香甜，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“膨香酥”。是孩子们端着玉米糝排半天队才爆出来的。新爆出来的拐棍儿口感极佳，吃上了就停不下来。直到大人实在担心吃太多会流鼻血，强行收走才肯罢休。

馋嘴的小孩子，总能变着法儿地为自己谋取福利，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说的就是这种现象。村里的小商店出现后，我就

喜欢充当家里那个跑腿儿的孩子，打个醋啊、买个盐啊，但凡需要跑腿儿的差事，爸妈第一个想到的总是我。父母忙得没时间去，哥哥好静懒得去。姐姐大了，得在家里哄弟弟。我也乐得去，好趁机揩点油。

杨老根的小商店里，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写着“什锦”二字的水果糖了。那时不认识前面两个字，一边把一毛钱递给杨老根，一边迫不及待地嚷嚷着：爷爷，我买“神绵糖”。消瘦黝黑的杨老根便和蔼地笑着，抓一把糖果在柜台上数好，放到我的小手心里，叮嘱道：“这次搭你一块儿，赶紧掖好喽！”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转眼几十年过去了。那个踮着脚尖向柜台里张望的小女孩，如今已近知命之年，可是那些曾经追过的零食们，仍历历在目，香甜了整个童年。

■ 独家连载

■ 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■ 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

造化同工

(小说)

□ 关明

出租车业态生变 闹停驶劳而无功(下)

第二天，也就是星期一，南川市的街道上果然几乎没有一辆出租车上街。但是交通并没有乱套，市民反映平静。由于没有了平时横穿乱闯的出租车，拥堵的道路显得通畅了许多。公交车明显增加了班次，市民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。

第三天情况和前一天差不多。网约车平台加大了派单数量，出行的市民除了坐公交之外，还可以随时招到网约车。市里各单位的应急车辆解除了值班。

第四天，公交公司的加班车辆恢复了原来的线路和频次，交通状况没有受到影响。

第五天，公安局的警力派上了用场。因为有少数出租车忍受不住没有生意的影响，开始上街揽活。少数司机受到了同行的阻拦、恐吓甚至砸车、驱赶乘客等威胁。赵志利的汽车前风挡，又被那个黑汉子胡三胖砸了一回。前两天还声称帮他打架的，今天却把他打了，赵志利气得直跳脚。警察迅速出动，制止了这几处零星的案件。

第六天，上街的出租车更多了。毕竟闲在家中没有收入，车辆

的各种费用一样不少，时间长了谁也耗不起。

第七天，出租车全面复工，街道恢复了以往的热闹与拥堵。

可是南川市民不干了，他们纷纷向市政府反映，前些天的交通状况挺好的，这些出租车一上街，道路又乱了。有的人在网上发帖，强烈要求出租车继续待在家里，以后不要上街了。

这一结果，宣怀民和辛孟安都没有想到，闹事的出租车司机更没想到。只有吴启南气定神闲，好像早在意料之中，胸有成竹的样子。

宣怀民问：“看样子你是对的。你是根据什么这样判断的？”

吴启南说：“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！”

收到红包后，他才悠悠地对宣怀民说：“这就是互联网+的力量。”

他说：“很久以前，打个电话能叫来一辆车，那是你们领导才有的特权。如今每个人在手机上操作一番，就有车辆赶来为您服务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网约车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出租车行业的生态，传统的出租车再不及时调整，就很可能被淘汰出局。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不是抓紧改善服务，还要什么工！事实证

明，他们不上街那两天，疏解了城市拥堵，受到市民欢迎。”

宣怀民说：“互联网带来的变化，影响的是社会的方方面面。我估计，出租车行业最后的出路，一定是两者融合发展。”

吴启南说：“真正的危险，恰好在两者融合之后。两家联手以后，如果管理不能及时跟上，一定会形成事实上的联合垄断，比任何一家单独宰客都狠。”

宣怀民说：“出租车司机这个群体，必须建立工会组织了。”

“还有货车司机。”吴启南说。

宣怀民有些奇怪地看着吴启南，说：“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？上次开会的时候，全总领导就布置了这项工作。刚回来我忙着处理出租车的事，还没来得及安排。”

吴启南说：“我是听宣扬、建华他们兄弟几个说的。他们在路上遇到个货车司机，听他吐了一肚子苦水。回来说给我听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才发现这是一个数量巨大的群体。同时，也是我们长期忽视的工作死角。”

宣怀民说：“那么，这项工作就交给你了。”

吴启南露出一脸苦笑说：“宣主席，我有点后悔和你说上面那些话。”

宣怀民笑着拍拍他肩膀说：“来不及了。” (连载26)

看“大戏”

□ 杨莹

1983年冬天，生产队长派人进了趟城，回来时拖拉机上放了个大箱子。不一会，村头的大喇叭里传来队长那兴奋得跑了调的声音：老少爷们儿晚上都来仓库看电视啦。

电视？啥是电视？我问妈。我妈摇摇头，她也不知道。到了晚上，村里人都挤在生产队原来存放粮食的大仓库里，看着那个古里古怪的东西，那东西里有几个小人儿正在又唱又跳。有的人就说，这不是电影吗？就是比电影小。队长笑了，这是电视机！他挥着双手，骄傲地说，方圆七八个村，我们村是第一个买电视机的。

那晚，队长郑重地把仓库的锁和钥匙交给冬林哥，让他保管电视机。队长还警告大家，除了冬林，谁都不能动这电视机，谁动坏了叫谁赔。这东西，太金贵了。听队长这么一说，妈妈们都叮嘱自家的孩子，敢动电视手给你打断，弄坏了咱可赔不起。

从那天起，一向冷清的仓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磁场，把全村男女老少都吸引了过去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乡亲们像赶大集看大戏一样前呼后拥去看电视。乡村的夜晚不再寂寞无聊，仓库里笑语喧哗，异常欢腾。

那年大年三十儿下午，我妈打发我哥去邻村，请姥姥全家来看春晚。吃过团年饭后，我们不再像往年那样满村跑着放鞭炮打灯笼玩，而是夹着板凳前去仓库占位置。我们到仓库才发现都快插不进脚了，除了村里人，还来了许多外村人。

开电视机的冬林哥来得晚了些，他高嚷着“让一让，让一让”，却怎么也挤不进来了。仓库的门口也站满了人，后面的人使劲推着前面的人，前面的人无奈地叫喊：“别推了！站不住了！”

不知谁喊了一声：“把电视搬到外面去！”

很快，仓库门口支起一张大高桌，电视机放在桌子上，大家在后面散开，板凳一排排向后



本专栏持续征稿
欢迎您踊跃投稿
投稿邮箱: ldwbgh@126.com

摆，没位子的站在后面。站在最后面的入垫几块砖伸长着脖子，仍然看得兴致勃勃。有的孩子还骑在大人的肩上呢，那架式，就和看电影一个样。

第二年，村里出现了家庭购买电视机的热潮，我家也买了台14寸的黑白电视，前去仓库看电视的人日渐稀少，外村也再没有人来过，仓库又成了村里最冷清的地方。

1990年，电视剧《渴望》大热，我妈也成了“慧芳”迷。为了更好地看电视剧，我妈果断淘汰了那台黑白电视机，买了台29寸彩电。晚上，我们全家坐在沙发上，听着“悠悠岁月”，骂着现代陈世美“王沪生”，为善良的“慧芳”感动得流眼泪。电视剧看完，我妈擦擦眼睛，感叹地说，大彩电就是好，看着就是得劲。

过了几年，我妈又紧跟形势，买了全套的家庭影院，和电视机连在一起，隔三差五就来个家庭卡拉OK大赛。我们兄妹唱流行歌曲，爸妈唱民歌或戏曲，家里像个热闹的大戏台，别提多欢快了。

前年，我给妈换了智能电视，和电脑WiFi连接，看节目更方便了。但我妈已经学会了刷微信，在手机上追起热播剧来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。为了老妈的身心健康着想，我只好时不时偷偷地把WiFi关掉。

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